

仲春时节，龙顶飘香，寻觅者众。飘飘荡荡，到大龙。似乎是一个人，心里却跟着一群人。

大龙，是一座山，如果不是和龙顶茶绑在一起，它只不过是一座山而已。三省交界，海拔千米之上，目光辽阔。这里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，也是开化龙顶的根。相传，朱元璋曾光临此山。逃离，修整，落脚，问路，品茶。因逢山名大龙，欣然赐名龙顶，从此茶香四处飘溢。捧一杯龙顶茶在手上，热、温、暖、凉、浓、淡、苦、香，个中滋味，化为凡夫俗子的万千思绪。

龙顶茶是有故事的。传说，山顶那口龙顶潭，曾让一位云游于此的高僧一见钟情，经年累月挖石见水，植茶辟园，更是独坐幽篁，超然于世。彼时的他也许没想那么远，每日独饮，便是自认的修仙之道。哪知，凑上了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说的那般：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……阳崖阴林紫者上。往往得之，其味极佳。苍茫忽聚散，仙茶缥缈间。大龙山上的龙顶潭，无疑是“阳崖阴林”

□生活时空 郑凌红/文

大龙山问茶

的最佳注解。旧时，开化有四乡之说，东南西北也。西北产茶尤佳，有出处，有口碑，无异议，齐溪镇大龙村便自信登堂，悠然就坐。此处土层深厚农人可感，晴天遍地雾，阴雨满山云，匠人可认。一年多云雾，来者可遇。想来，高山云雾茶，当如是。何况，优越的出生地，让它赢在了起跑线上。北靠“屯绿”，西接“婺绿”，东北邻“遂绿”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尽管列为明朝贡品的茶不在此山，但作为龙顶茶的祖山，它的衣钵自然是流光到了本邑他处，只是一路来，感恩的人不曾忘记罢了。同样被铭记的还有如大山一般沉默的百姓们，搪瓷碗，塑料杯，玻璃杯，茶壶，各种器具，各种场合，各种时空交集下，哪怕喝一口茶，闻一阵香，捧一刻暖，心里的甜蜜便像山涧的细流，缓缓而出，

春意东流。它的紧实是直观的，入水后的舒展是自然的，与时光的邀约是难以抵挡的，杯中是一个有氧的世界，也是一个翩翩起舞的世界。似兰似栗，余音绕梁。

谁不说俺家乡好。乡情作为朴素的心理取向，无可厚非。就像龙井茶，入人心也非一朝一夕。它一定是有懂它、爱它、捧它、念它的人，无时无刻地在想，在思，在描绘，在憧憬，在糅合。像一道道淳朴的工序，从源头流向大海深处，掀起磅礴之势。这况味，似飘荡的人间烟火。

那天，在山里。我的脑子里有很多条龙在穿梭。第一回，是两条龙。一条是龙井之龙，一条是龙顶之龙。龙井是公龙，热烈，激情，自信，从远处呼啸而来。龙顶是母龙，含蓄，安静，在近处安然若素。第二回，是一条龙，它跟我说，来自大龙山，是这里的山神……

龙顶来，意难平，忽入梦。
我扯开嗓子：伙计，沏一杯茶。
来啦，来啦。
我要源头水沏的龙顶茶。

□抒情天空 熊轲/文

向劳动者致敬 (外一首)

风尘仆仆的身影，汇聚拼搏奋斗的力量
平凡而又伟大的灵魂，只为美好的夙愿
敢于担当，努力拼搏，彰显纯粹善良的品质

相信幸福，默默构建未来的美丽蓝图
汗水流淌的笑脸满怀期待，留下质朴的爱
用勤劳追寻美好生活，展现时代的主旋律

我要谱一曲赞歌，向最美的劳动者致敬
我要绘一幅图画，留下令人动容的瞬间
在逐梦的路上，挺起脊梁一同昂扬向前

致敬农民

勤劳的人一生善良，在热土上殷勤耕耘
用双手和汗水创造幸福生活、寻觅希望
懂得一粒稻米的珍贵，钟情稻浪翻涌的风景

黝黑的皮肤、结实的脊梁、淳朴的灵魂
塑造厚道踏实的品格，见证光阴流转
憧憬丰收，在田间地头把梦捎向远方

奋斗中，留下真诚、自强、奉献的精神
唱一首村歌，想起那淳朴坚强的模样
满是情怀，一个个身影都值得歌颂赞扬

□往事悠悠 卢兆盛/文

远去的渔火

暮春时节回老家，在老屋杂房里，看见墙上挂着的两只渔火笼，裹满了灰尘，已闲置多年。

渔火笼是老家照鱼常用的渔具。照鱼，其实就是捕鱼。捕鱼不说捕，却说照，是因为与火有关。

老家一带稻田成片，溪河纵横，沟渠密布，鱼虾众多，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鱼米之乡。每年春天，惊蛰过后不久，村前小河里的水涨了。这时节，正是照鱼的黄金时段。而鱼都喜欢在夜间活动，自然，照鱼，也在晚上进行。

渔火笼的结构很简单，就是由一个半球状的铁丝笼和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柄组成。火笼用来装放燃料，而这些燃料，一律取自于枞树。枞树流出的金黄色的汁液，我们叫它枞膏。在煤油匮乏的年代，老家人常用枞膏柴“灯”替代煤油灯，家家户户烧火做饭，通常都用它来引火。

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放学后或礼拜天，带着斧头和柴刀，背着竹篓，到村后山上寻找那些枯死的枞树根，以储备足够的枞膏柴。每到夜晚，只要不下雨，我们就会去照鱼。手握一杆渔火笼，双肩分别斜挎一个鱼篓和一个装着枞膏柴的竹篓，腰上扎一根棕绳，别一把鱼梳及一把带齿的鱼剪，便是照鱼时的全套装备。

当夜幕降临，空旷的田野里，眨眼间，便燃起一盏盏渔火笼，照亮漆黑的夜空，煞是壮观。这些游动着的渔火，走走停停，给寂静的春夜带来了几分闹热。

照鱼是个很有讲究的技术活。溪河、沟渠是鳊鱼、鲤鱼、鲫鱼等鱼类的藏身之所，水田则为泥鳅、黄鳝的栖息地。在溪河和沟渠照鱼，要从下游往上游走，因为鱼都是逆流而上的。不管什么鱼，只要被鱼梳扎住，几无生还可能。而泥鳅和黄鳝，白天都潜藏于水田的泥洞里，到了晚上才游出洞穴。相对来说，泥鳅比黄鳝灵敏多了，而黄鳝则显得笨拙一些，更容易被鱼剪剪住。

不管是使用鱼梳还是鱼剪，都必须眼疾手快，一旦发现猎物，便要快速精准出击。这样，成功率才会更高。每次照鱼归来，整张脸都会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。说不累，那是假的。但，只要看看鱼篓里的收获，心里就别提有多快活了。

时光流转，渐渐地，渔火笼也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绿水青山入画来



张成林 摄

□家园景观

李福辉 文

四月的山村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四月，真是好季节。走，约起，到桃花盛开的仙境，乐去。

雨后，山村，天空被洗得格外干净柔软。阳光，鲜嫩，薄云缝间放电，可触可摸可亲。不见“羊肠”，只见坦途，车，红黄白黑，穿梭于起伏连绵的锦绣般乡村美景里。

白墙黑瓦，房舍俨然，错落有致。车停，入户，阿婆笑迎，请坐，请上坐，敬茶，食农家土茶，味甘而沉，香而不腻，如纯朴的土话，暖如风，漾心间。

村中央，公园不宽，但精致。凉亭几座，花径数条。白翁老妪，三三两两，或坐于亭廊，聊天，观山，望夕阳，或慢步花径，观花，赏草，闻香。花繁，景美，红如火：月季、玫瑰、三角梅、桃花；黄如锦：迎春花、野菊、鞭炮花、黄兰；紫如翡：牵牛花、紫罗兰、花信子。五颜六色，在花草丛，争奇斗艳，各显其能，花魁谁谁家？

公园东侧，一方池塘，水清而冽，鱼戏，鱼欢，逐云朵，啃金粒，悠悠然，如仙境神童。

公园西侧，一湾小溪，一泓清泉，汨汨流淌，掬一捧，入口，甘而爽，浑身舒坦。泉，真是好东西，解渴，养神。拱桥一弯，立于水上，仿佛是前朝遗孤，风神犹存，骨骼挺立，颇有男子汉气概。

国施良策，“三农”得惠，乡村振兴，村安民富，处处盛貌，兴兴然，陶陶然。笑，灿然，如花，挂于“川”字脸。

披着星光去，戴着夕阳归。如今乡村，处处美景，如诗如画如歌，掰一片桃香，入梦。

□乡村美食 吕永江/文

老家米海茶

米海茶，顾名思义就是米做的茶。我的家乡嵊州市金庭镇，虽然群山环抱，但茶园很少看到，小时候老百姓也较少喝茶叶泡的茶。但一到年关，家家户户都会精心准备一罐完全不含一片茶叶的米海茶。

每当下半年稻谷丰收后，人们会精心挑选优质的糯米来制作米海茶。先将糯米在清水中涨泡，再煮熟晾摊至半干不粘手后，用榔头在捣臼里将其捣扁或用机器均匀碾扁，然后摊在阳光下曝晒，晒干后的糯米颗粒呈玉色而且变得脆硬，这时叫米扁，可以长久保存和随时炒制。炒制是制作米海茶的最后一步，将适量米扁放入文火烧热的锅中，用锅铲快速翻炒，米扁逐渐变胖，炒到似焦非焦，粒粒金黄酥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米海就炒成了。米海制作过程中的涨泡、蒸煮、碾扁、晒干和炒胖等步骤，恰如糯米做酒一样，提炼了糯米的鲜甜、醇味、香气，每一步都要耐心仔细，无不决定着米海的品质和口感。制作好的米海，人们会一罐罐地盛放起来，这是待客的好礼。

俗话说“无茶不成礼”，这碗米海茶也成为了家乡人的春节待客之礼。40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拜年场景，每到一亲戚家，他们就会热情地泡上一碗米海茶给我们吃。外婆、舅舅他们有时还会在米海茶里加上三四粒蜜枣或金橘饼，米香里融合了果香，既有嚼劲，又增添了果肉，让人回味无穷，百吃不厌。这碗春

节的米海茶，也包含了亲人们对未来的深情祝福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一碗碗甜蜜的米海茶，温暖了我们的整个童年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这道经过“蒸、晒、碾、炒、冲”考验的米海茶一经诞生，就受到家乡人的追捧。它不仅承担起了待客的重任，也肩负了家人们充饥的任务，无论谁肚子饿了，泡上一碗下肚，立马解决了饥饿问题，有点像现在的方便面，但比方便面更快捷也更乐胃。有时候想起来，真佩服先人们的智慧，这样一粒粒普通的糯米，经过他们的双手，神奇地转化为一粒粒纯粹的美味。

前几年，家乡发展起了农家乐、民宿等乡村旅游。有一次，在考察嵊州市大唐草庐时，我建议胡老板开发一下米海茶，这是地道的家乡传统食品，说不定客人们会喜欢的……谁知道我还没说完，他一拍大腿就夸我说得对，这是金点子，马上就要去做一些米海茶来试试。我想老胡一定也是吃着米海茶长大的茶迷。后来，老胡专门来电表示感谢，说米海茶很受客人的喜爱，特别是上海人，返程时都要买上几斤，带回家慢慢吃。

在嵊州金庭，米海茶既是茶的名词，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传统，体现了家乡人的勤劳、智慧和热情。人生海海，细细品味，米海茶还蕴含了许多人生哲理——人要经得起热力、压力等多重考验，才能成形、成才。